

電影小說

44 44 5-7

海上

友利公司發行

電話一三二八二 四路五六九號

前言

專刊電影小說的雜誌，在美國有 Screen Romances 及 Movie Story 兩種。所刊載者均爲在攝製中及攝製完成而尚未開映的影片之故事。作者以生花之筆將片中情節，以小說體材寫出。讀者覽閱之下，不啻獲睹佳片數部。現在我們選佳作數篇譯出，編前成冊，使愛好電影之讀者，費少許代價，得先睹佳作數部；或先讀本書再看電影，則趣味更濃厚，瞭解更深。讀者讀完本書後，當有同感。

(編者)

電影叢書第一種

電影小說第一集

目錄

三色原照：克勞黛考爾柏

傑斯詹士 Jesse James 五—廿五

莎莎 Zaza 廿九—五一

偉大的華爾滋 The Great Waltz 五五—七四

黑暗的勝利 Dark Victory 七七—九五

奮鬥 Stand Up and Fight 九九—一五〇

社刊週場榮好·影電：輯編
號九六五路川四海上：址地
日五十月二年八廿國民：期日版出

社書叢影電：版出
司公利真：行發
角三原國冊每：價單

Movie Story, Union & Co. 569 Szechuen Road, Shanghai



臨終(下)車救(中)婚結(上)幕三的中士詹斯傑

演員表 (傑斯詹士)

傑斯詹士 Jesse James

弗郎克詹士 Frank James

徐蕙 Zee

委爾賴特 Will Wright

考勃 Major Cobb

巴希 Barbee

福特 Bob Ford

却利 Charles Ford

密昔司桑茂絲 Mrs. Samuels

麥考埃 Mc Coy

賓基 Pin Kie

泰隆鮑華 Tyrone Power

亨利芳達 Henry Fonda

南珊凱萊 Nancy Kelly

耶道夫司各脫 Randolph Scott

亨利赫爾 Henry Hull

勃利安唐勒維 Brian Donlevy

約翰卡拉丁 John Carradine

却爾斯湯南 Charles Tannar

金達蕙兒 Jane Darwell

唐納梅克 Donald Meek

爾納司威門 Ernest Whitman

二十世紀福斯出品

編劇：能那萊約翰生

導演：亨利金 Henry King

傑斯詹士

原名：Jesse James

吳靜

聖路易斯密特蘭鐵道的代理人巴希，一路興匆匆的向密蘇里的西達里亞前進。用了欺詐，恫嚇，和暴行等手段，巴希和他的那幫爲非作歹的奸黨常用建築鐵道的藉口，向農人們強購田地，每畝只出價格一元。農人們畏他勢力，不敢不依。巴希所購得的田地已有千餘畝。他轉手賣給建築鐵道當局，只說自己私產，却能得十塊錢一畝的價格。這種手段能使他發財發到什麼程度，真是他自己做夢也不會想到。

這羣惡黨，喜氣洋洋的騎着馬，沿着污穢不平的道路進行。到一條側路時，有一人停了馬向那邊指示。於是他們一衆人來到了一個樹叢。林子裏一堆木板旁邊，有個年齡約二十一歲的青年立着。

「喂，朋友，」巴希招呼他說。「你叫什麼名字？」

「詹士，」那青年鎮靜地說。「傑斯詹士。」

「這裏的農田是你的？」

「是我媽的。她在屋子內。」

那青年奇怪的望着那些人向他所指的方向過去，後復又做起自己的工作來。

密昔司桑茂絲，傑斯的母親，正在割荳穀。巴希那羣人走近時，她向他露出笑容招呼。

「這裏的農田是不是你的嗎？」他高聲說。「唔，好極。我是鐵道建築部派來的。我們的鐵道要經過這裏。有張紙要你簽一簽。」他取出一張公文似的紙來。「如果你在這上面簽個名字，我們就以別人同等待遇，每一畝田付你一塊錢。這是官法，你知道嗎？無論什麼人都是一樣——一塊錢一畝。」

密昔司桑茂絲並不畏懼，緩和的說，「但是，要我簽字須等我見到了律師才行。」

「我現在不願跟你發生什麼麻煩，」巴希惱怒地說。「你的田地沒有什麼不同——」

「你不聽見她說不簽嗎？」弗郎克詹士比他弟弟傑斯略長幾歲，從屋後面走出時，這樣問。「她說她不願意簽字。——」

「你是誰？」巴希高聲問。密昔司桑茂絲說明之後，巴希又說，「你倒強硬。反願意政府不出一錢來把這田地沒收嗎？我肯出一塊錢一畝，還是賜你們恩惠呢！」

「不要什麼恩惠，」弗郎克輕聲說。向他母親身邊走去，臉上露出微笑。

「好啊，」巴希笑着。突然更變了兇狠的態度。「你說就是了！朋友，不必動怒。」他伸出了手來。弗郎克也把手伸出同他握手。不料巴希把弗郎克的手緊緊攥住，一拳向臉上揮去。弗郎克躡身避過，像電閃一般迅速地向後一舉，把巴希擊倒在地。

「你倒狡猾哩！」弗郎克冷冷地笑着說。這時巴希的同黨都從馬背上下來向他衝去。突地手鎗砰的一聲，把那羣人嚇住了。

「你們竟想一齊下手嗎？」傑斯問。向那羣人走來時手中的鎗管還冒着煙。「弗郎克，你還要打他嗎？」

「自然，」他哥哥回答，「你阻止那羣人一齊過來。」

「噢，」傑斯說。用鎗對着那羣人，「我不準他們動——你們想動嗎？」

於是弗郎克和巴希又打了起來。你一拳我一腳，巴希終於不敵，被弗郎克拍的一下，撞在牆上跌了下來。他在地上一睡，一刻，跳起身，抓住了一柄鐮刀像一頭瘋狂的野獸那麼向弗郎克奔過去。傑斯開了一鎗才阻止了他的發瘋似的行爲。巴希握住了受傷的手，蹣跚走開了。當他們一羣人上馬走時，他還回頭嚇道，「總要得到你們的農地才甘休呢！等着瞧吧！」

× × × × × × ×

這恫嚇沒有過幾天就成事實。巴希奉了當局命令帶了手下到詹士的家來捉人。左近的農人得了消息先跑來通知。弗郎克和傑斯並不願意躲避。不過他們如被逮捕，事情只有弄得更糟。母親流着淚叫他們暫時逃避，他們便遵從了。所以巴希那羣人到時，兄弟兩人已在數里路外。果真巴希一開口就問：「詹士那兩個孩子在那裏？我們有張拘票帶給他們。」

出版商考勃這時便作農人們的代言人，耐性地解釋詹士兄弟已走。但是巴希突地惱怒起來，幌着手鎗喊道：「快出來，詹士！不出來我們便要進來拖你出來了！」他伸手到馬鞍袋內取出一枚手榴彈。又叫道：「詹士——」

「他不是騙你啊，」有一個農夫走上前來說。「他們不在這裏，已經走了。只有那位老太太在裏面。」

「你們如果在一分鐘內不舉着手出來，」巴希嚷着，「我要用炸彈擲你們出來了！真的不出來。」話未說完，已把手榴彈拋了過去。轟的一聲炸裂了。整個屋子應聲塌倒下來，火焰往上直冒。有幾個人奔進屋子把密昔司桑茂絲救出，臥在草地上。許多人便圍了攏來。巴希擠進了人叢。「唉，真抱歉，」他低聲說。

「已經太遲了，」考勃說。「她已經死了！」

x x x x x

第二人是考勃的美麗的姪女徐蕙，到七條兄弟的藏匿處來見他們，流着淚把密昔司桑茂絲的慘事告訴了她的情人傑斯。他們一聽這悲慘的故事，弗郎克就說：「好啊……我們去找他。」

但是傑斯伸手攔在他哥哥的肩上加以阻止。「讓我一個人去，」他說。「不是你的事。巴希是來報復我的——因為我開鎗傷了他。」

徐憲嗚咽着靠在他的懷中。「親愛的，很抱歉，」他柔聲說，推開了她。「但是我有事要幹。」

巴希在西達里亞酒吧間內。一見傑斯到來，知道是來找他報仇，異常恐怖，嚇得牙齒打戰，舌也大了，喘着氣向傑斯求饒，「傑斯，聽我說！我不是有意的！我並不知道她在屋內！我賭咒……」

「舉手！」傑斯高聲說。於是他報着數，「一——二——」

一個巴希的同黨在一旁躲着身，向傑斯開鎗射擊，並沒有擊中，却被傑斯擊死。於是傑斯轉過鎗口，對正巴希把鎗機一扳，巴希也倒了下去。傑斯見仇人已除，便轉身逃出門去了。

傑斯安然到了藏匿處。朋友們叫傑斯自首。「去受吊刑！」傑斯回答，並不聽他們勸導。「不用多說，我決不去自首。」

「傑斯，聽我說，」考勃請求說。「你是個青年，並非是你先惹的事。別人受了也要像你一樣。但是事情已到這地步，你該決定一下。」

「他是說，」徐憲插口說你，「你該決定一下，還是自甘伏法呢還是違法到底。」

「我自甘伏法，」傑斯惱怒的說，「只要法律不是那麼不公平！但是他們把一個極老的婦人殺了，倒能逍遙法外，我却不服！我不願回去了！我不願自首！更不願去受絞刑！」

「傑斯！」徐憲大聲叫說。「你錯誤了——大大的錯誤。」

但是傑斯的老母被人殺害，使他受刺激太深了，即使是他愛人也阻他不止。「愛人，我很抱歉，」

他說：「如果別人怎樣對付我，我也就這樣對付別人。沒有別的辦法。只要我一日活着，就一日不能消除對於鐵道的怨恨——不管錯與不錯，違法與不違法，我也要拿他們給我受的悲苦還報他們。我要破壞他們鋪到密蘇里土地上來的每一條鐵軌，被他們搶去的每一畝農田都要叫他們付償代價。即使不能破壞聖路易斯密特蘭鐵道，我也必用恐怖手段擾亂它！」

x

x

x

x

x

傑斯第一次的搶劫火車很危險，但是並不困難。當機司看見有人拿着手鎗貼住他的腹部時，他立刻把火車停止。這時候一羣盜黨就把火車中旅客的財物搶劫了納入所攜帶的布袋裏。當有一盜匪正欲把一位女郎指上的戒指勒下時，傑斯才受到第一次的驚慌。他聽得那女郎的驚叫，轉頭一看，認出了她就是徐蕙，他立停呆看了好久，不能決定是否立即停止是還繼續劫搶。於是他遺忘了被認辨出的危險，拖開了那人的手高聲說：「我對你說過，不要搶珠寶——對不起，小姐！」他露出抱歉的微笑，緩慢地走開去。當弗郎克的警笛在外而尖嘯起來，傑斯便奔跑而去了。

等到火車開始移動之後，旅客們的驚惶稍微鎮靜了些，一個鐵道的官員走入徐蕙的那節暗黑的車轉向旅客們報告：「諸位，我要請你們儘大家的力量捕獲那輩強盜。」

「不要管那輩強盜！」徐蕙背後有個聲音惱怒的叫喊出來。「我們的錢怎樣呀？」

徐蕙轉過頭來看時，認出了那個人，發呆了。

「先生，聽我說——」那官員請求說。

「鐵道當局對於旅客們不能有安全的保障的確是過去的事了！那個發狂的聲音說，『先生，我不管什麼，我倒願意寫封信給美國大總統請他調查一下——你說怎樣？』」

「你是在發狂！」徐蕙驚惶地低聲說。這時車內其餘的旅客座響應傑斯的意見，已吵鬧起來。他們會捉住你的，我知道！」

「愛人，我自己不能制止，」傑斯輕聲回答。「我馬上就跳下車去——但是讓我先仔細看你！會我自己不能阻止這一次。這好像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後一件事，我不能不懺悔你想念我嗎？」

徐蕙點頭。「一直在想念你，傑斯，」她柔聲說。

「我現在去了，我愛。但是我會來探望你！也許明天晚上。」

x

x

x

x

x

第二夜傑斯果真如約來探望徐蕙。她止在洗晚餐後的碗碟時，傑斯高高興興的從後門進來了。徐蕙快樂極了，然而也覺得有些惱恨，急急關上門，投到傑斯的懷抱裏。

「呵，傑斯，」她哭了，緊緊擁抱着他，「你是來送給他們捕捉呢！不知道他們在各處偵查你嗎？」

「真的！」考勃愉快的說。「官長派了三十個人在追捕你呢，孩子！」

「不是說着玩，」徐釐說。「我實在爲你擔憂。唉，我真不知道怎樣才能證明你的錯誤，傑斯，你變成怎樣的人了呀！」

傑斯立在桌子旁邊吞下了一塊餅乾，飲了杯內的咖啡，慢慢搖着頭。「不要担心，徐釐，」他說。「他們沒有這樣能幹，愛人。」

「你過這樣的生活能使你更快樂嗎？」

「快樂，」傑斯頭強的回答，「和它不相干。我將做的是必須做的。我覺得如此。」

「可是他們終於要捉住你才罷休哩，」她說。「所以我恨看見你出這扇門。因爲我總是想你——在外邊的山裏，漫無目的地的往前去——只是爲了逃生——每一個人都追趕着你，想殺你，要還他們的錢。而且在半夜裏，天氣又寒冷了，下着雨，我夢見你死在污泥中，驚醒起來哭泣了！我是那麼害怕，傑斯！」

傑斯站起身，抱住了她，慢慢說道，「不管在那一方面，徐釐，只有你是我所關切的。只有你才是我的一切。我知道我到這裏太愚笨——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利害的想要看見你哩——直到我看見你。」他的臂把她抱得更緊了些。「直到我看見你，」他重複說，於是接吻她。

「不要空費時間！」他把她放開時她說。「走吧，傑斯！」她催促他出了門，回進來即忙吹熄了火。「我愛你，傑斯！」她低聲說。他的影了在黑暗中消失了。

當徐薈這一次見到她的愛人時，比數星期內更快樂了些。她手中拿着一張從一個鐵路官員發給美國密蘇里西達里亞警長委爾賴特的電報。寫着：「如果詹士兄弟願減意降服，我答應減輕罪狀，徒刑五年。」

「是委爾設法調排的，」徐薈微笑說。「他爲了喜歡我，傑斯，所以他願意幫助我們。」

「但是我不能就這樣屈伏，愛人！」他把紙丟開高聲說。「我的名聲太壞了。我生平從未殺過第三人，所殺的兩人都是先想殺我的。一年來這裏和墨西哥之間從未有一頭擊斃的兔子。他們不說是我幹的。愛人，我決不能忍受那樣的事！」

徐薈臂上的笑音被眼內的淚水替代了。她極力抑制着自己說：「你不至於那樣的，傑斯！這就是電報上的意思。委爾說鐵道當局對於你非常痛恨，只要能鎗斃你什麼都願意做。呵，傑斯，你不愛我嗎？如果你愛我，對於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快樂，五年能算什麼呢？過渡了這時期我們就可以得到平安了！」

「但是爲什麼我們不能現在就結了婚到加利福尼亞去呢？那邊沒有人會認識我。」

「不——不——」她瘋狂似的抗議說。「我愛你，可是我不能決定是否愛你到這個地步——跟你去過那樹林中被人追逐的野獸似的生活。不過我願等你，傑斯。我願等待五年，十年，或是十五年——快樂地等待那時機到來！」

一時的快樂她想他會同意的，可是傑斯終於不願投順，徐薏覺出了，哀苦地搖着頭。她伸出她顫抖的手來說，「再見吧，傑斯。願上帝保佑你。」她急速地轉身走向她的馬去。但她還未上馬背時，傑斯上前抱住她。「徐薏，」他說，「你說你會等待，但是——你肯嫁我嗎，現在——在我投降之前？」

「就在今人，傑斯，如果你需要我！」

「這是最好辦法，我想。」

「只有這辦法，」她溫存的對他說。

遵守他的諾言，在他同徐薏結婚後的一天，傑斯就去向警長委爾賴特投降。委爾便把他帶到西達里亞監牢監禁。

「你的罪名可以減輕，」友善的委爾說。「他們所辦你的只是盤山的搶劫庫房一案。這一案是他們有證有據的，傑斯，兩年或三年，多至五年，你的徒刑就完了。等我從政府回來再見你吧。」

但是在警長回來時，西達里亞的景象和他同傑斯說再會時完全異樣了。兵士們在監獄前巡邏着。一面告白牌上他看見了一張使他憤怒的告示。

「西達里亞全區於審判大盜傑斯詹士死刑時下戒嚴令。」

他看了再看，於是他走進審判廳，推門到裏面的辦公處。並不理會兩個隨軍隊長和政府檢察官，直接便向鐵道總理麥考埃說話。「那些兵丁做什麼啊？」他嚴厲的問。麥考埃鄭重而緩慢地告訴他。

「我老實對你說吧，賴特。只要捉住罪犯，任何方法都可以。傑斯是個美國最罪惡的強盜，是個殺人兇犯。他把我的產業破壞，恐嚇人民不坐我的火車。三年前我就賭咒要把他絞死，現在我正要把絞死他！他以前帶幾十來時所見的法官麥考，現在不在這裏。他的公務已由聖路易法官浪金代替。浪金對於火車劫案並不怎麼留情。他今晚一到，明天就開始審判。」

「謀劃得很周到，唔！」

麥考埃受到這冷語，跳了起來。「這案子在我們手中，警長，」他高聲說，「你還是不替犯罪者辯護的好。我並不對於你的職務有何干涉。我且告訴你：弗郎克大膽地寫信來通知我，說如果不放他兄弟出牢，他今晚就要來劫他兄弟出去！我們現在時間還有一個半小時。你知道我將怎樣對付？唔，我將派人出去把他抓來！你夫什麼啊？賴特？」

「喔，沒有什麼，」麥爾笑說，「這倒不必要呢。如果你忍耐等候一小時，弗郎克自己定會來。他是說得到做得到的人。麥考埃說來定要來。」

x

x

x

x

x

有兩個衣服襤褸的人捉了弗郎克來到麥考埃面前。麥考埃不知是計，得意的說，「唔，弗郎克，你說你要來把你兄弟救出啊！其實麥考埃派出去捉弗郎克的人原是弗郎克的同黨。」

「我是來救他，」弗郎克溫文地說。於是他轉頭對一個矯裝的麥考埃下了命令說，「皮爾，把門

鎖上。好極，把我解脫。」他身上的繩索解脫後，又對麥考埃說，「不准響，懂嗎！我們不會無故殺人——不過誰先叫喊就不能觸他。你只要好好舉着手閉着嘴就能平安。」弗郎克這時便逼典獄說出兄弟的所在後，命令他們臥在地上。「好好自己睡下，免得我開鎗！」時間很是危急。弗郎克奪了典獄的鎗，把傑斯釋放出來，迅速地出門上了馬背，安然逃去。

x

x

x

x

x

徐蘆已在鄉下佈置一所屋子，一方面作為傑斯匿藏，一方面作為兩人的家庭。那晚他們兩人會面時快樂非凡。互相緊緊擁抱着，眼光中充滿了喜悅，慰藉和感謝。最後還是傑斯先開口說話，「我們從來沒有過像這樣可愛的家，」他向屋子四周看着，「就是在奧克台的家也比不上。好極了，徐蘆，整個屋子我真引以為榮呢！希望弗郎克能夠看見。他過幾天就要來的。」

他正在讚美，突然聽得門外砂道上的車輪的聲音，驚覺了他。他急忙摸出手鎗，尖着足走到窗口，把窗幕移開一些，往外窺探。徐蘆小心地開了門，有一個不熟悉的人說，「小姐，我是找惠爾森的。你可知道他家在那裏？」傑斯聽得是問路的，心裏放寬許多。徐蘆給了那人指示之後，那人就去了。她也關門進來。

「徐蘆，」他說，「我們離這裏吧！」

徐蘆一聽，坐到椅上驚悼的說，「但那不過是一個農人啊！她禁不住落下淚來了。」